續古文辭類纂

周星報宋景公論

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心宋分也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之相公曰相吾股肱曰移之民公曰君者待民曰移之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其徙俱之徙三度壯學子曰宋景公其知道乎知道者知夫者也然孔子稱知道者曰楚昭王昭王有疾赤雲夾日飛周太史曰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是王有君人之言一也楚王之心肯移之民與歲乎哉不及三者史不及故王不及然王遂卒豈不三不足聽耶將楚無天也壯學子曰知天者不以道市故不可以非道罔禆竈請用瓘斝玉瓚禳火子產弗與而鄭火竈曰不從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

遂人道通卒不與亦不復火以後之不與不復火知前與之猶火也然則使鄭復火子產無憾也熒或不徙景公無憾也故知天者不失人然而宋之天韓知之鄭之天雖竈也亦久而知之楚之天撰昭王孔子知之爾此滸巫晉史不絕於後世也歟

周星叔趙孝成王論

趙孝成王四年秦攻韓取野王上黨路絕韓馮亭以上黨歸趙趙豹謂王勿受平原君謂王受之其後三年秦阬趙卒四十餘萬衆長平趙王悔不聽趙豹計太史公亦以爲平原君貪馮亭邪說故至此取學子曰趙王可謂巧於謝過者矣阬趙卒者趙括也信秦閒違衆論使括代廉頗者王也是安往不見阬何必上黨王不此之悔而悔上黨之受徙以將括出於王之獨斷而上黨有平原君爲之分過

也秦何訶者因以上黨爲平原君罪韓不能有上黨
不能爲韓守憤秦之暴而入之趙斯韓趙爲一以當秦鋒
韓亦爲趙也安得謂馮亭邪說而疑韓嫁禍哉韓嫁禍趙
安所避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
昏余以利之與禍小言之相倚也大言之相絕也是以智
者擇焉是故存亡之機決而趣舍之計審惜夫趙王平原
之智不足以及此城市邑十七何足道也秦非有愛於趙
也量秦之心豈徒坐而受上黨之地而已秦之攻趙有二
道若道河內指邯鄲邯鄲未易拔則恐魏之擬其後也將
北窺晉陽上黨蔽之上黨入秦而後榆次三十七城拔而
晉陽舉趙之亡自此矣趙誠逆知其禍之至此何假言利
利又孰大於此然則雖上黨順入之秦猶將急起爭之況
其自歸也哉趙豹之所謂禍者以秦且爭之也發兵據之

擇將守之秦若上黨何守上黨猶晉陽秦若趙何嘗是時趙未為無人也且夫秦師未至上黨民未走趙既已失之矣廉頗軍長平猶足以支秦挑戰不肯久亦倦而解耳天奪之鑒妖夢是踐置將不善壹敗塗地惜哉趙有萬全之利王稱上黨非上黨之為禍也六國時凡言秦不可與為難者非秦間則屏之首也今人不幸擲於虎避之萬不可得則奮梃當關與虎爭一旦之命耳重足屏息以胥虎之入誠毋攖虎以冀虎之見哀是趙豹之智也

周星叔漢高帝論

丁公為楚將逐窘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而去之及楚滅丁公見高帝斬以徇曰後世毋效丁公壯學子曰丁公死晚矣然誠哉高帝乎高帝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丁公為項王臣不忠然則為項王臣

忠者宜莫如季布丁公已戮而季布方購高帝非能以公滅私者也然則高帝曷爲斬丁公以高帝之怨丁公猶其怨季布爾矣然而丁公斬季布終赦者季布數窘高帝卒無害於高帝自以爲罪而逃之則非高帝之所甚惡也丁公能窘高帝能釋高帝自以爲德而謂之是則高帝之所甚恥也不然鴻門之役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而封之其有詞於後世也哉

劉孟塗知己說

韓子云非知之難處知者實難悲夫士以遇知己而名著亦有得知己而遂至行虧名辱者可不懼哉余觀穆生在楚以未設醴而去未嘗不怪其恝然徑行負曏昔知遇之意及見後世君子處鄉里之間其才氣學識卓然異乎衆人一旦受當事之知遂心馳勢利變剛正之操以事媚悅

所求未獲已爲天下所非笑然後知古人不屈道以徇私者乃善處交遊以全人已之美也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是故天子有不召之臣王侯有不屈之士將軍得揖客而身愈重如使受知者皆讒諂面諛希迎意旨圖旦夕之安而忘其所有事卒使世之論者謂下無可取之實而上無知人之明此豈遇合中之美事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光武知嚴光之不能屈而不羈以君臣之法獻子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故士之自負也愈大則其自待也愈重抱傑出之材逢破格之賞識而卽欲順從求悅者是不以道義自處而又以世俗之心待君子也夫輕合者必易離故其始必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信陵之客三千其最難屈者莫若侯生及毛薛二公然卒賴其力以建功入國顯名天下嗟乎非常特達之士亦未必不欲

爲人用也夫固可以禮屈而不可以勢束也持尺寸之繩以繫北溟之鵬雖欲爲之迴翼豈可得哉然而有子夏之賢猶未免出見紛華而悅吾誠爲士之有志於立身者壹其繼也

明東負才以干公卿管異之不然之姚石甫稱爲正人此足以見其所守矣

管異之楚昭王論

楚昭王奔隨藍尹亹有舟不與及復國求見王欲執之令尹子西請聽其辭卒見之而復其位世或以昭王能忘舊怨爲善自君子觀之昭王蓋甚失矣今夫臣之於君豈若常人相與哉挾私讐修舊恨爲可羞而以坦然能忘爲大度哉夫亦曰正其賞罰焉爾藍尹之於昭王也分則君臣而始也觀其一戰而敗遂至蘄一舟而不與繼又不知愧

恥而辨言以求復位以行言則不忠以識言則不智不忠
不智而僥倖以希富貴雖立殺而肆諸市朝以爲人臣之
戒天下孰得議王之褊心而議其過甚而必於復國之初
示含宏之量則赦其身於鑕巳幸尙何取乎其人而復使
之治民而臨政也哉當是時王迫甚其猶得以奔隨者特
幸耳設其徘徊成臼之津而子胥夫槩之徒率練甲而戕
之立盡外無宗族托於强鄰內則以班處宮誅屠巳盡雖
有包胥鍾建諸臣將誰輔以復國楚之宗祀其由是斬矣
嗟乎齊桓置射鉤而相管仲晉文置斬袪而見勃鞮彼其
先分非君臣彼其恨亦止於一巳藍尹之罪賊及其君幾
使先君累世之靈斬血食而爲不祀之鬼赦而用之是失
政刑也事有相同而實異者其桓文與楚昭之謂也耶且
夫世之小人其言行反覆變詐何常之有彼其初旣目覩

其君之窮蹙而不顧則苟非挾有强辨亦安敢貿貿然再至其前投要領而嘗斧鉞要其言何足問哉而子西於亶顧請聽其辭聽其辭顧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何其昧於大體耶夫苟君臣不忘仇讐則必明飭政刑以肅紀綱安有縱釋罪人而可以爲治者傳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使楚之臣民親見包胥鬬建之徒以忠獲賞亶以不忠而復位必謂忠姦同受其利設不幸吳師再至則相率而去俟亂定然後徐步而歸耳其尚可以爲治也與考昭三失國始於囊瓦之不仁成於强吳之侵偪非素失德昏亂以底滅亡比及乎復國其善政又多可紀然而不能復覇者意其賞罰類是者多耶彼子西者不知裁以大義乃教其君以小道其暗於事勢固甚矣卒召白公以致亂也宜哉

文氣寬博無不盡之情是異之勝處

管異之蒯通論

使韓信聽蒯通之計漢之爲漢誠未可知雖然吾不知通之所以勸信者果何爲也夫秦自陳涉以來俊雄豪傑鱗雜襲飈至而雲起戰鬬所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暴骸人之父母民被其毒甚於始皇二世數年之間併而歸於劉項劉項兩雄亟戰乎滎陽京索間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者不可勝數其爲禍也通又自言之矣當是時天下一日不定則百姓一日被其毒毒之去也待乎劉項雌雄之決爲蒯生者宜教信以速滅項王之策使四海之內晏然無復戰鬬之危而民安其所則所稱天下士矣知信之能安天下而教之以亂聽其計成與敗未可知而於意究何所取乎兩虎

關中原傷人無算不足而又驅一虎繼之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仁也或曰生非為天下者也其意專於愛信而已君子曰蒯生豈愛信吾觀其意大抵自為焉已耳何以言之當酈生伏軾說齊掉三寸舌遂下七十餘城而通復說信以擊之破已服之國不可謂仁奪已成之功不可謂智內以喪其謀臣外以勞其軍旅漢之疑信自是始矣使通誠愛信不宜出此蓋自戰國秦項以來縱橫捭闔之徒無恒產而無恒心乘天下之有事說人主出金玉錦繡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其安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蒯生乘戰國之風見天下之將一自度委質事漢不過與陸賈隨何酈生平原君等故樂天下之瓜分已得藉以為資而坐收其利其始說信以擊齊是將敗之於漢也既而不成則遂危言慄辭以觸動之必使其反

而後已其陰險叵測蓋雖高帝爲其所欺而況其下焉者與嗟乎世所貴乎謀士者爲其能以排人之難也高帝雖雄心猜忌蕭相國用召平鮑生之計卒免其疑而脫於禍使通誠愛信則必思所以終全之矣說之以三分不聽而遂無復計是使世之爲人謀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是則無以自全也彼蒯生者抑何其不義也

管異之范增論上

蘇子瞻以項羽殺宋義爲弒義帝之兆而謂增之去當於其時是不然范增者項氏之私人而輔之以爭天下者耳其始說梁立義帝其視帝也猶奇貨也及其事羽而事且垂成其視帝也猶贅疣也增且不樂有帝夫何有於弒兆而去之雖然增爲項氏私人而其說梁以立帝則亦可爲失計之尤者矣昔者六國之君徒務富强而不行仁政湯

其所爲疾苦皆秦民之事故一旦始皇者出執棘扑以鞭笞天下如以猛虎逐羣羊而六國之民始則倒戈繼不閒彎弓而報怨何者其君暴虐無以深結於民也六國之亡楚爲無罪自懷王入關不返楚人憐之憐之者特以憤秦之欺而咎其君拒屈平之讜言聽子蘭之佞說輕其身以投虎口也非有故主之思遺民之痛而增之勸立其後何哉且夫楚固列國非天下之共主項氏之意欲亡秦而取其天下則立楚之後僅足以收其故族之心鼓其遺民之痛而所謂燕齊韓趙宋衞中山之邦者於楚何憐夫豈可得而悉動耶增之爲謀於是乎悖矣然則梁從其計而羽克率天下以亡秦其故何與曰此非爲從增計也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陳涉吳廣之起也詐稱扶蘇與項燕燕固楚將而扶蘇親始皇子欲亡秦而借名其子夫豈民所樂

從者然而勝廣起隴畝之中揭竿一呼天下雲合嚮應嬴糧而景從遂並起而亡秦族蓋人心苦秦苛暴久矣欲爲變則從之而豈問其借名之何若哉夫以匹夫取暴王天下其名甚正而必借助於無足重輕之楚後以自成其篡弑之名而使天下得以藉口項氏之用人如此吾固知其非漢敵也而蘇氏之論則愈疏矣

管異之范增論下

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難而止增之勸梁立帝也其爲失有以異乎曰奚其異取天下而借資於人是盜賊因資爲亂者也取天下而借名於其主是強臣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英傑之主崛起草萊唾手而成帝業則亦安用是哉然而由今論之則酈生說猶可行而增之謀必不可用何也天下之事實重而名輕然吾以爲

借之以實實有時而可收假之以名名遂無時而可廢今夫酈生之勸立六國也其究歸於失實而已事敗而急圖之不負惡名於天下爲漢王者苟深得操縱駕馭之方而制之有道胡爲不可行若夫共主之名則天下之所共重者也昔者周室既衰齊桓晉文之徒假勤王而成霸業浸淫至於戰國共主益微秦人負虎狼之心終以劫天子爲惡名而不敢遽爲吞周之舉當其時梁趙欲歸秦以帝而魯仲連者以爲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既爲言之而梁人遂止夫周之王與秦之帝固皆所謂名焉者矣觀其事與魯連之說則共主之重蓋可知矣項氏之起非有尺寸乘勢崛起隴畝之中足亡秦而號令天下既立義帝則遣將惟其人立約必從其意事須報命而後行惟順與忠斯可一振手舉足天下且羣起攻之彼夫新城三老之所以說漢

王者其事豈出於意外者乎故吾謂爲范增者度項氏可以終身北面事人也則是謀無害如其不然則伏誅逆之心於始誅之日增與項氏甘共當之而不知其非善計也秦非桓文之時楚無周室之重輕奉人以帝王之尊卒受魯連所言之害以自蹈於秦所不敢而使漢王得以爲資因乎其名而喪乎其實其失計豈酈生之可比也哉嗟乎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世以置君爲兒戲而不知其不可輕也明太祖之起也欲奉韓林兒謀蓋與增相類其時獨劉基毅然止之嗚呼若張良與劉基則可謂能知天下之計矣

推闡盡致名論不刊

梅伯言臣事論

天下之患非事勢盤根錯節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

爲患也非財力不足之爲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工商賈皆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萊必不能闢其爲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爲商賈也有無必不能遷然天下之民卒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爲畏途者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聲病之學違其程度則又有褫奪扑責之刑以隨其後凡士所深恥以爲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今之爲仕者則不然無愚知賢不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官而夕遷擢也然其身縻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不遷

調者則鄉里笑之而親友爲之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成風夫爵祿者廉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固其防則盈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强爲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特具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是患也不成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聽參劾遷調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知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卑者則一蹶不可復振

用法如此此固賢者之不能必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
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
寄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昔爲治者所
以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
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必自貴者
始蓋任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任輕而責之者游游
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
賤者量其力而無皇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
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寶腊毒高位實疾顛古之
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至於卿相惟庶人則
無憂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
士也無考試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積奪抃責之刑而
又無農工商賈之瘁以獲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

者其心必不服人主何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賢賤不肖之心且無以磨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公卿大夫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棄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雖賁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參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苛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貴富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此聖人先有司之義不易之理也至有罪則法自貴者始又必覈其獲罪之由以權法之輕重嚴其私罪則下絕瞻徇粉飾之習而上之壅蔽

闢明瀆其公過則下無束縛顧慮之私益得發抒意氣以盡力所事主小臣之罪亦當視其所犯科之不能一律輕論非貴者罪必法重賤者罪必法輕也文特因一時數事推究言之其謂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位爲寄此實古今致亂之源欲小臣盡職在大吏之考覈嚴欲大臣急公在君上之責成重責成重而考課嚴庶無不事事以位爲寄之心若辭枯集菀人之常情自非聖賢鮮不攖心顯仕人臣當官舉職而不樂卑位者何可勝道量而後入輓近盡無其人謂厚責貴臣而賤者知止不可得之數也特其議論正大筆力馳騁自然動中規矩致爲難覯

梅伯言士說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

與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梅伯言韓非論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爲說難非之所以死也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

岸得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巇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議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而爲禍首豈不悲哉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予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嬰見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巳智及此哉

梅伯言晁錯論

晁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

不我盜且日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嘗是不愚人若也哀哉若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句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肺肝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拃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鼂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人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自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求至是也而鼂錯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

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遑遽自誅其大臣

且吳王白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白首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以國爲功豈冀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衆故王敦以周顗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晁錯晉不去周顗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晁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嗚呼帝特以錯爲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審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

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

論辨類三

朱伯韓名實說

孰難辨曰名難辨名者士之所爭趨而易惑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考之以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世之稱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識爲天下長計合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責必集於我吾爲人主畏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謹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無患而其名又至美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當其

峩冠襜襞從容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深沈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撟舌而莫敢言而所謂謹厚廉靜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始思向之爲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識者不可得矣且謹厚廉靜退讓三者非舉無用也亦各以時耳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持其後挾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有非常之功與名而斤斤於此故可以蒙榮譽鎮薄俗保晩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而辟其患假於名之至美僩然自以爲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於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其究鄉原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甚矣其恥也且吾聞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棄駿馬有奔踶之患而可馭世之貪者矯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今人貌爲不貪不矯不肆而訖無用其名是其實非也故曰難辨

鄉曲無譏矣然豈無草茅坐誦而憂天下其人者乎而士之在高位者伈伈俔俔會鄉曲之不若何也是故君子恆其名鄉曲而有大人之行者榮大人而為鄉曲之行者辱

宋伯韓續蘇明允諫論

蘇明允作諫論疾士之不諫欲制刑以劫之而復商之墨刑引霍光事為證余謂士不可以劫也不如慎賞慎賞莫如明示以意先王之世刑賞並設然賞從重刑從輕待士以廉恥而不辱以奴隸墨刑雖制於商自虞夏至周無用者不可以霍光誅昌邑之臣之不諫者為比且天下之士勇者怯者至不一也勇者常少而怯者常多勇能諫怯不能諫則天下之能諫少而不能諫多必如蘇氏之言盡取怯者而刑之乎則不可勝刑設有諫者能諫其十而一之

不諫焉亦取而刑之乎刑之則不恕舍又非法且大臣亦有怯者刑不可加也苟於小而縱其巨不可謂公如此則刑之權易窮故謂不如慎賞而明示以意慎賞則不僭怯者不得僥倖而勇者奮明示以意則諫者知其斷然必出於賞而怯亦勇焉昔者百里奚事虞則默事秦則智子臧遜於越而彊威宣一叔孫通也始則阿二世取容已而事漢以死爭太子王珪孫伏伽戴胄之屬卷舌閉口於隋亢言極論於唐豈前後若兩人哉蓋人臣不從其令而從其意意之所向天下奮袂抵掌而赴之矣誠使今之進諫者如齊威王之時明詔廷臣曰若者上賞若者中賞若者下賞如此而有不諫者吾不信也又如漢孝文時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不可用置之如此而有不樂諫者吾亦不信也或曰諫吾職也非

有所利也好名貞士且恥之況利乎蘇氏亦言士有不悅
賞不畏刑者示之以意而猶不至則奈何余謂不然人情
大抵相近先王之制爲中士設也且人惟悅賞故名義可
得而誘司馬溫公諫院記謂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
夫汲汲於名誠不可而使人主疑諫者之好名諫者亦以
好名之嫌而自沮此大不可也孔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
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不以小言受大祿大言受小祿
世儒或疑其說而記禮者以此正告天下而不諱曰如此
則受否則已若權衡尺寸之不爽非惟國之常典宜爾蓋
君臣相與之際本自明白正大而無所用其諱也後世多
忌而疑其於賞也有上下相蒙而弗及者又其是非乖異
闇主亂朝乃至遷其刑於諫遷其賞於不諫而士亦矯諂
曰吾不悅賞不畏刑此豈其情哉自宋以後持論愈高用

法日殊雖欲如蘇氏復古之制擇設置刑彼既選其刑於誠矣誰與執不諫之刑乎夫賞罰豈若近情近情則可行彼明允者習於縱橫之術期於必售激而爲儀秦以術奸其上者也情以猛虎而限以淵谷以術劫其下者也上下以術而非其情故士亦遂有不悅賞不畏刑者夫使天下而皆不悅賞不畏刑天下不可爲矣

曾滌笙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

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讐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

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庶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所謂謹其心之所嚮毋急功近名意氣用事是也士大夫倖負時望益當卑思約己好古敏求導後進以準繩返風俗於醇厚轉移陶鑄實在於此讀此文能無悚然

龍翰臣春秋王不稱天辨

春秋王不稱天者三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何氏云不言天王者桓實行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何氏云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何氏云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

古之言春秋者不一其最善莫如孟子孟子曰春秋天子

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夫子所修者得史而所持者則天子之權也有天下者莫貴乎天子正天下者莫重乎天子之權雖周天子不能自持其權故孔子即空文以寓賞罰而爲之代行事是春秋之所以尊王者以其名分存也若其實則非聖人之所得而議也假聖人而得議周之事則所借者乃天之權而曰春秋天子之事者不亦小哉異哉何休氏之以王不稱天爲刺譏是非之說也夫王之號自夏商以來未之或改也彼所謂天王者吾不知始於何時毋亦春秋時之人言如是聖人亦沿而不改歟如謂其爲刺譏也者則桓之行惡宜絕之於生前何以十八年之內書天王使人來者三而獨一貶於生後之錫命耶若成風之歸含賵與會葬則前此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者抑又何說若謂

舍爲臣子事會葬爲不及時是舍其大而責其細不應當天王以重罰也嘗考公羊成八年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繹公羊本意蓋謂稱王者爲正其餘或稱天子或稱天王皆可以類相通何氏欲自直其前說遂不深言所以相通之義而贅之以刺譏是非之文夫既曰刺譏是非則所謂相通者何在舍明明可據之傳而倡爲異說是欲專執己見而不顧削足以適屨也何其悖哉夫因天下之無王而託王以行法已又黜儕之而自干夫無王之罪斯固孔子所不敢爲而孟子所不敢信也其亦可以無辨已

龍翰臣君氏卒 隱公三年

一人也左氏書曰君氏則以爲隱母公穀書曰尹氏則以爲周世卿蓋嘗即春秋之書法而反復求之而知其說

之旨不概於理也夫尹氏之見於經也屢矣然皆屬於王國之事而書之如不屬於王國之事則當書曰周尹氏不當直謂之爲尹氏也然則王子虎劉卷之卒何歟曰二人皆以盟會通於諸侯不言周而可以見義且春秋之義諸侯同盟則赴以名凡卒未有不書者此豈如立王子朝之事而著氏以惡之歟然則左氏之說不近似矣乎曰謂之爲婦人是也謂之爲隱母則非也母不可以言君氏其言君氏固有以知其爲隱夫人也夫人也而不謂夫人從公志也隱尚不敢自成其爲君而肯自立其夫人乎史不沒其實而書之曰卒其曰君氏者猶魯人之稱公氏（定公元年）宋人之稱夫人氏也（襄公二十六年）不敢成其爲夫人故但曰君氏也此亦如姒氏之卒於定公時而不得備夫人之禮耳或曰如子之說則前所謂夫人子氏者何人曰桓母也桓母

則何爲不葬曰公不臨故不書葬也然則前所謂惠公仲子者何人曰子氏爲桓母則仲子之爲孝妾蓋可知也此截然三人也而左氏亂之而爲二公穀又以前二者爲婦人而茲爲男子焉昔人所謂經以傳而汨者不其信夫

龍翰臣及晉處父盟 文公二年

此處父來盟經何以不言公惟不言公是以知處父來盟也通春秋之盟不言公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莊二十一年及齊高傒盟於防文十年及蘇子盟於女栗暨此而已以情事揆之惟盟宿爲微者尚未可知此三盟必皆公也如傳之言則公適晉何以不書諱適晉可以殺恥則必不書此盟而後可以免恥也夫列國之大夫因來聘而盟者多矣此不書來聘者非來聘也傳曰晉人以不朝之故來討公此其可信者也來聘可書而來討不可書也竊

意其時晉必有責言於魯魯惟恐失大國之歡也乃設盟焉因處父而與之盟故次年公遂有如晉之行也不然晉襄亦繼文之霸主焉有宗國來朝而使其大夫亢而與盟者乎或曰不日公微者也則未聞莅盟於大國而敢以微者往也處父之不氏者蓋闕文也其不地國內也

龍翰臣逆婦姜于齊 文公四年

左氏謂卿不行非禮爲出姜不允於魯之兆公羊謂娶乎大夫故略其詞是二說者皆非也夫納幣以上大夫矣豈親迎之時而反以微者行乎若謂娶於齊之大夫則亦何取乎納幣之時而以吾卿行也故二傳之言不若穀梁子之爲得之也穀梁子曰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迎而稱婦或者公與曰婦者有姑之詞也其不氏何也曰夫人與有貶也此其說亦有未盡者婦固爲

對姑之詞是時聲姜見存意欲重其母家故使公親迎於齊惟公受夫人之命以往故曰逆婦姜于齊也若臣子則雖姑在亦當稱夫人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其不言公何也諸侯之親迎禮也出疆而迎非禮也今公以夫人命而遠迎於齊可謂溺私愛而棄其社稷人民之重者其不書公亦猶及鄭師伐宋而不書公及晉處父盟而不書公之類是也其不曰公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者亦猶是也然則莊公何為不諱曰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罪之大者也文公除喪而即娶罪之小者也小可諱而大不可諱也然則夫人有貶乎曰何貶乎爾喪娶者公也受母命而迎於他國者亦公也姜何罪其不氏猶氏也姜固為其氏矣其或書或不書者史異文耳或曰此聲姜自逆其婦也亦非也春秋

史臣載筆之詞以公爲主沒公可以見義如沒婦人則所
於公且疑於使他臣子之詞矣此左公羊之所以誤也
龍翰臣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
此公穀之說信乎曰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其可信者皆
魯國之事也其不可信者皆他國之事夷考魯之見於經
者十二公其三公者實弑隱閔桓內惟桓公見弑於他國齊
人殺彭生以藉口彼襄公者强敵諸侯聖人獨寬魯以討
賊之義所以原其迹而誅其心也隱公閔公之葬在桓僖
即位之時當時君臣必不肯以無禮待之計國史之文未
有不書葬者聖人獨削之以見義其所以教天下爲世之
爲臣子者至深且遠也獨持此說以求他國之事則不然
蔡般之自立也而景公書葬許止之弑晉也而悼公書葬
後儒求其說而不得乃揣爲著臣子之極變與恕止之說

以明之雖然有以知其非聖人之意也春秋魯史也其責魯之臣子必不與他國之臣子同如公穀之說用之於魯可以見義而獨不可例之他國蓋經書他國之葬者因魯人之往會也魯人之往會者必有魯君之命如以責他國臣子之義例之是魯之棄國君之命者為無說矣然則他國君弒恆不書葬者何也善乎鄒氏之言曰國亂君弒葬者多不如禮鄰國亦不往會故不書也鄒氏以此說概魯與他國之事吾則謂公穀之說可以責魯而他國之事則如鄒氏焉惟其然而蔡許二君之書葬者又何疑乎

龍翰臣論外臣書歸書入例

春秋外臣之書入者四惟許叔入於許善其有與復之美其他如鄭良霄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大抵皆叛臣書歸者六惟宋華元陳侯之弟黃衞公孟彄

為無大罪他如衞孫林父楚公子比皆藉援大國卒成逆之事晉趙鞅則身爲畔逆因韓魏之援而得反國者也其書復歸復入者三曰衞元咺宋魚石晉欒盈而已晉趙鞅及鄭良霄宋辰諸人之罪不薄於魚石欒盈孫林父與楚公子比則較之元咺殆有甚焉而不書復歸與復入者何曰鞅固未出其國也不出其國不得言復歸也鄭良霄宋辰諸人及欒大心或自許或自曹或自陳衞孫林父楚公子比皆自晉自者有所由來其歸也易矣亦不必言復也然則衞元咺非自晉歟曰元咺之迹不與趙鞅諸叛人同且國無內援非公子比之類其歸而無君命則較之孫林父又有間也書復歸從晉志也曰復者不宜復者也咺於叔武之殺可以去矣不甘於一去而訴君於晉因藉晉之勢以損其君而己專其國其與欒盈魚石之盜邑以叛

者相去幾何哉若趙鞅宋辰諸人則不必言復而叛君之罪已明矣故曰大夫無復道者此說是也

龍翰臣伊尹五就桀解。

余讀孟子書嘗疑伊尹五就桀之說及觀柳子所爲贊以爲是伊尹之大心乎生民而欲速其功蓋知尹之深者莫柳子若也旣思而疑之以爲尹苟如是則無以處湯湯一見尹之賢必舉之爲相而與共天祿位豈肯令其棲棲皇皇爲是席不暇煖者耶尹於桀爲五就於湯必有五去謂湯不知其去耶不足以爲明謂湯爲知其去而不留烏在其爲在賢也然則孟子之說爲果無其事歟曰非也尹之去亳湯使之爲之而冀桀之終能一用耳一薦之不已而至於再再薦之不已而至於三三薦之不已而至於四五湯於是知命之不可易尹於是知事之不可爲遂決然舍

桀就湯而無疑是尹之於湯也未嘗去而其於桀也則疑若五就焉尹之明非不知桀之終不可爲而必往復焉囘翔焉若有所戀而不忍去者湯愛桀之深望桀之切以爲一旦能聽尹之說而用其身則天下可不至於亡已亦無樂乎放伐之事湯之心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之心而其薦尹於桀者亦文王薦膠鬲於殷之意古聖人忠於所事而不利天下之人才以私已也漢末有荀彧者曹操辟之以比張子房司馬昭壽春之役亦引鍾會爲謀主而寄以腹心之任向使操與昭有湯文之志則當引二子而立於漢魏之朝獻髦之惡不若桀紂操昭之柄重於湯文天下雖危未必無救於敗也惟後人不能心聖人之心以無負其所事爲之佐者亦樂居於俊傑識時務者之名而以尹之去湯就桀爲藉口則安知不以心平生民欲速其功

之說移而用之於其主豈非柳子之言階之厲耶然則孟子何以不言湯使之曰孟子之意將以明尹之自任言湯則尹之自任者不見且於辭亦不應爾也否則伊尹亦嘗氏之流矣

用意深折

龍翰臣魯隱公論。

天下有爲其事而害其名者吾愛其名矣不爲其事可也天下有惜其名而不足以成其事者吾尸其事矣不急居其名可也季札曹臧之讓國也彼避之惟恐不免也所謂愛其名而不爲其事者也伊尹放太甲於桐周公踐阼而治處嫌疑衆謗之際而卒毅然其不惑彼其心蓋謂吾之所欲成者事耳至於名則不啻泰山之於毫末也而卒之事之濟也隨而歸之以至美之名惜乎隱公欲爲讓國之

事而不知出於此也隱繼室之子也長而賢苟無桓於義當得立使隱偃然居君位而不疑國人亦必無有議其爲篡而隱乃欲成父志而反之桓隱之於親其可以無憾矣今有方食而執芻豢之味者而曰吾弗食人必有所不信也何也食固在其手也有執刃而臨牛豕之牢者而曰吾弗割人亦有所不信也何也刃固在其手也社稷宗廟之重器其美不啻於食也而賞罰刑政之權其利乃過於刃雖曰討國人而諭以致位於桓之意其能盡信乎爲隱計者莫若躬攬大權而不急居其名懷以德人孰敢不服威以刑人孰敢不畏以義正桓之爲公子而以恩信結國之故舊大臣百歲後桓可以爲賢君諸大臣無敢專權以挾其上如是則視其時之可禪而禪之可也身退功成白諸國人而告於先君之廟不亦休乎計不出此乃汲汲焉惟

名之是固圖名之念急則其迹轉疑於偪於是姦邪之臣得乘其間而進之以邪謀嘗試論之以爲隱之所以待桓爲不薄矣其心惟恐桓之不得立也乃因一日無端之隙遂從而弒之以攘其位然則公之所以自甘卑損而惟恐不當桓之意者亦何益哉隱之待桓愈厚則桓之疑隱愈深隱之讓桓愈急則桓之偪隱愈甚是可謂急欲居其名而終不得善全其名者也夫公卽毅然而居之曰不讓則未知桓之終不得讓者也以急居其名而使其志之不獲成然後歎古聖人處疑謗之時而有不讓以全其讓者其仁知爲不可及者哉

龍翰臣宋伯姬論

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三傳釋之皆以爲待姆不至守義而死獨左氏譏其女而不婦或問如伯姬者可以爲賢乎

曰守禮不逮於經自殘其身而賊子以殺母之名賢者不為也然則春秋錄伯姬之始卒葬而不殺何也曰伯姬固賢也特不如傳之所云若賢如傳之所云則其詞之繁而不殺也亦宜竊嘗以情揆之伯姬當日尊為國之大母火作公當來救婦人之義保姆不在宵不下堂然從子則無不可者且當時亦不聞有公來救而姬不去之詞也如傳之言則必宋公不在國而後可或宋公所救有急於姬者而後可否則有待傅姆之時而謂公不得至也有是理乎曰然則傳之所傳果盡無其事與曰事或有之而不盡如傳之所云也伯姬蓋猝然遘於火火始至而不知其害之烈遂稍遲以待其姆逮姆至火烈而奔而救之則無及矣雖然事吾知其如此也若夫道則吾有以知其不如此也蓋古之言道者曰凡義所在有死無二又曰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此言守死之道苟未至於義必當死之時尚不可殘殺其身以隳父母之遺體也伯姬即不待姆而自脫於火君子尚不得謂之非義何也天下之事常變固自不同也如以處常之禮而責之處變之人則臨干戈而爲揖讓亦謂之義可乎若夫春秋之所以詳而錄之者則有說矣聖人之作經也嘗於事之近正而易惑者則不惜大爲其詞以明之伯姬之事聖人有以知其必傳於後世也傳於後世而婦人女子有聞而慕之者將殘其身以立名惑於禮之近似而忘其大義不如詳錄之以示其尊崇之意而於納幣也則書致女也則書衞晉齊之來媵也亦不一其書若曰姬之賢固非待其卒而知亦無因其卒之一事而遂賢之也夫如是則天下皆知姬之有以爲賢而不至於其事而斆其行之過故三傳之言惟左氏爲近

正而於經之意則猶有所未盡也然則公穀之說將何所本乎曰春秋大義非聖人所親授後儒守其常而不能通其變遂於行之過正者而亦以爲不可易焉申生急子之流其所處死者皆是物也雖然如二子與伯姬之志則亦可以無惡矣

龍翰臣陳平周勃論

古之大人弭天下之亂者必有不得已焉故與其有亂而弭之不如無亂而吾安之爲愈也與其既亂而止之不如及其未亂而先止之爲愈也夫亂不亂存乎天天之所爲非人所得知也而君子終不以天之難問而廢夫人力所自盡者則以救諸目前之可恃而俟諸將來之難自必也火之焚於室也雖里巷之人猶將走而救之不俟其爇及於吾廬也既及吾廬將有不可爲者矣惜哉以平勃之賢

遂可預防之勢而其計乃出於救火之人下也呂后初臨朝平勃與高帝諸臣共列將相之位方其欲王諸呂先問王陵陵不從復問平勃夫亦自知不義而懼為大臣之折也假令平勃附王陵之正堅執高帝之約呂氏雖橫安能重違大臣而恣行己意且其時兵權尚不歸呂氏呂后欲假產祿以王實欲假以兵權之漸也杜亂源者必自漸始則莫如先使之勿王產祿不王兵權不歸呂氏平勃可安坐而弭其釁何呂氏之能為哉又曰呂后陰鷙如平勃不從亦必中以他事去之去之無益不如隱忍以成吾事是又不然大臣之事君也於吾力之可正者則正之不敢微倖於異日而姑待焉且設是心者亦謂平勃知呂后年齒已長彼卽旦暮晏駕產祿庸子終無能為耳此尤為悖之甚者萬一產祿既王呂后未死而二子不為天所祚則國

爭之事更護之誰任乎高帝之與呂后論相也首王陵次平勃豈不陰識陵之守正而欲二子有以佐之歟既不能佐又從而非笑之其成功蓋亦天幸焉而未可據以爲能也夫平勃之事既往而不可復矣而後之爲人臣而值事變者愼勿藉口於有待而終至於不可及哉

魯通甫正統論。

正統之論得歐陽氏而尊得蘇氏而辨得魏氏而嚴然則將奚從曰三子之說善矣而不能無弊歐尊而不辨蘇辨而不嚴魏嚴而不精所謂一端之論非善之善者也歐陽氏重以予人統而不能不予晉隋彼晉隋者可謂得統矣可謂得正乎故曰尊而不辨蘇子曰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歐陽氏重予之吾輕予之故不以實傷名名亦不能傷實夫君子所恃以與篡奪争者名爾傳曰惟名與器不

可以假人名莫大於正統器莫大於有天下彼不幸而竊吾器吾又從而假以名名既去矣而區區持賢不肖之說以絕其後庸有濟乎故曰辨而不嚴魏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而絕而統無絕於是有正統有偏統有竊統三統明而天下之統不絕纂弒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可謂嚴矣而以西晉北宋為竊統以東晉南宋為正統此何說也夫居得其正之謂正相承勿絕之謂統是東晉與是南宋其所承者何統乎非其祖若宗所竊之統耶其父盜人之物其子據而有之斷是獄者以為是盜耶是其所自有耶且夫以太宗仁宗之昇平郅治不免為竊以高宗孝宗之擾攘偏安進之為正論正則高孝不足論統則高孝之統即太祖太宗之所貽留也故曰嚴而不精然則正統之論遂不定乎曰天下名實之淆自有正統始

去正統之名而後名實定且夫居得其正之謂正也相承勿絕之謂統也不幸而得正者無統得統者不正當此之時全名則喪實全實則喪名是故由歐陽氏之說則正統重正統重則義不得不絕魏梁絕魏梁則不得不絕晉隋絕晉隋不已不得不絕北宋晉北宋絕而東晉南宋勢不得不相隨而並絕之自漢以來更千數百年獨得唐爲正統而唐之受隋禪也又何以服晉宋之心哉是千數百年而無正統也由蘇子之說則正統輕正統輕則予晉隋勢不得不予魏梁予魏梁勢不得不予宋齊梁陳唐晉漢周而新莽亦在所不容絕也嗚呼吾不惜乎統而惜乎正也故重正統則窮於奪輕正統則窮於予且夫既已謂之正矣而輕以予夫盜賊篡弒極不正之人此人之所以終不服也故曰莫若並去正統之名去正統之名而後可

以惟吾所予篡而得者謂之篡盜而得者謂之盜而皆不絕其爲君而卒亦不予之爲正春秋之法用夷禮則夷之進上國則進之予奪何常惟變所適今一去無實之名而各如其所自爲帝則曰帝王則曰王高光崛起李趙務從魏晉盜竊秦隋彊梁偏安割據畫土分疆無所拘滯安所紛擾哉

魯通甫秦論。

秦之得志於天下也我知之矣周室衰王綱廢五霸力征經營天下秦嘗從事其間矣以穆公之賢百里蹇叔爲之輔由余孟明主其謀西乞白乙效其力然嘗四戰於晉三敗而一勝茅津之役僅霸西戎未嘗逞志東諸侯也康桓以降令狐河曲輔氏麻隧屢挫於晉至十三國之伐遂泯然無聞而山東之國方日從事干戈會盟晉人世爲盟主

盛於悼而衰於平楚人繼之共康靈平咆哮中國晉楚告退吳越代興天下諸侯如遂從風宛轉委靡未有底止秦人拱手事外不發一兵不與一會天下憪然不以為意後數十年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驅除掃滅並為六國秦人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莫能支鯨吞蛇噬不及百年天下席捲而入於秦矣豈秦衰於前而盛於後與抑諸侯强於昔而弱於今與推原其故天下諸侯皆好動而秦人能靜動而不已則疲靜而不用故全天下皆疲而秦獨全故秦一動而不可止方晉楚之盛出其獨力足以制秦之死命故以穆康之强不能踰焦瑕而有尺寸之土者東諸侯未疲秦力未全也二百年來冠帶之國無歲不會無日不爭小國困誅求大國倦摟伐小國困而滅大國倦而分入姓十二國之侯王展轉趹蹶卒至於不可用秦人畜其百

年不試之威以無道行之諸侯相顧錯愕負十倍之强百萬之衆而不足當秦之一怒今有十人分曹而鬬一人袖手而觀焉及有困敗夷傷則十人必就斃於一人之手而後世之士方咎六國不合力擯秦不知擯亦滅不擯亦滅六國空有强大之名而不悟其力之不可用也秦既以力取天下動而不已於是北卻强胡南取百越力既竭矣山東豪傑待其敝而取之由是論之秦之强不强於惠孝之耕戰而强於哀景之息民秦之亡不亡於二世之荒淫而亡於始皇之雄武曩令始皇守之以靜則秦不可滅令景哀以前日與晉楚驅逐中原則亦敝矣而秦何自大哉嗟乎楚之橫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吳乘之吳之强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越乘之苻堅伐晉慕容中興隋氏營遼唐宗受命皆好動自疲其力為人所乘者也有天

下國家者慎勿自疲而爲靜者之所乘哉

錢道甫蓋寬饒論 8

漢宣帝時蓋寬饒爲司隸刺舉無所回避又好犯上意下吏自剄死天下哀之曾子曰是宰相之過也魏侯於是溺其職矣宰相者將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以宣帝之明魏侯爲相同心一德而使國有殺諫之名時諫大夫鄭昌傷寬饒如此此爲文吏所詆上書訟之假令相以此時從容出一言繼昌之後如辛慶忌免冠救朱雲諫收劉輔上未必不從即不從相可告無罪於天下且夫慶忌一武夫耳猶能出萬死叩頭流血爭一罪在不測之朱雲而回庸主之聽於俄頃之間況以孝宣之明哲寬饒之任職魏相之得君假令不知此義不可謂賢知而不爲不可謂忠不識二者將何處焉史稱寬饒深刻在位大臣貴戚人與爲怨則意

相於寬饒有利其死之心許伯之入第也寬饒後往曰毋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則相之不滿於寬饒久矣夫以趙廣漢之賢徒以奏事不實摧辱丞相夫人竟坐腰斬方是時吏民守闕號泣欲代趙京兆而死者數萬人也使相爲賢者身先請於帝曰廣漢雖披臣不實及有他坐然臣相實爲國家惜此人臣不敢以私怨殺天下良吏如此上獲忘私憂國之忠下有負荊請罪之效豈不光明震耀照千古哉大抵漢之賢相皆嚴毅幹練之才而識度有所不足如魏相殺趙廣漢蕭望之殺韓延壽翟方進黜陳咸皆非大臣器不學無術之誚獨一翟子孟也與

藏存莊朱建論

小人之於君子也必多方交之一與之交則其勢不能中

絶交之既深則有事或且爲小人用甚其道在嚴之於先不可稍有苟且之心而又能持之艱難困苦之中小人之計乃不得間而入漢平原君朱建史稱其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欲知建建不肯見其氣節亦可謂卓卓有矣及居母喪貧不能備服具辟陽侯奉百金稅受之不辭夫受人之德必有以報受不義之恩其報之也亦必將出於不義以不義爲小人謀則不至於自殺其身不已建既受金故遇辟陽之難不得不求爲之脫既爲辟陽之客聞文帝追案不得不自剄嗚呼以百金之故喪名失節遂殺其身士君子取與之間宜何如哉不惟是也孔子曰喪事稱家之有無有無過禮無則斂手足形懸棺而窆建果貧也服具不備可也受金治喪賢者不爲也然則建即終不爲辟陽之客而受不義之金以營喪是污其親以

不義也不惟不廉亦不孝實甚且辟陽侯之奉祝於建也誰使之哉建之友陸生也君子之於友也曲成其美不陷以惡辟陽奉祝陸生當爲辭而卻之不然於其受也責而歸之而乃教辟陽故陷建於不義何哉吾意建平日所稱廉直不苟者皆飾行欺世賈欲有以嘗之故藉辟陽以驗其眞僞否則知其僞而故以敗之不然則欲藉以成其名而不意建之果受之也夫人惟無名於世世亦無所短長苟孑孑自好者聲稱於時則人所以嘗試之者百端稍有不誠未有不敗者也建之初不見辟陽也知其爲小人不可近也既祝以金亦知其不可受而特困於貧窘不得已且以爲受之有名未必遽傷義也不知天下之貌爲君子著行立節一旦敗塗地不可贖者皆此不得已之情與未必遽傷於義之念誤之夫苟以義衡之亦烏在其不得已也